

黃槿花

沈花末

在屏東的早晨，醒來得很早，看見窗外有一棵黃槿正在開花，高大的樹身蔭蔽著整個庭院，花就一朵一朵的分布在葉間，陽光金燦美麗。

黃槿花也是五月的花。五片鮮黃色的軟薄花瓣，加上一條頂端長著一點深紅胭脂的粉黃修長的花蕊，就是一朵花了。花形雖然平凡卻也有種純樸的可喜，而花朵不帶香味反倒有乾淨清雅之氣。花苞又是極美、極嫩的，一抹鵝黃在尖頭若隱若現，預告著開花日期。枝葉並不繁密，可是寬闊的心形葉子，一片一片，脈絡清晰可見，長得極好，在夏日的微風中有致地搖動，清涼的感覺油然而生。

這樣的花和葉，多麼的簡單熟悉，又是多麼的安詳自在。我於是想起故鄉，在舊居後的小河邊，也有這樣一株高大的黃槿，每到季節，就明明朗朗的，不斷地開著花。可是花很容易凋謝，往往早上開，下午就掉在地上了。也許正因為它的易謝，於是格外得到我的珍惜。小時候，我喜歡揀拾掉落在地上的花朵，這些花就在我的兩手之間摩挲著，摩挲著，欣欣然有生機，彷彿花的氣息並不在落地的一刻即行終止。有時，花朵因風而跌落在水面上，正將隨著水流悠遠而去，那時，我常常忍不住想要追回，我每每拿起竹竿，往著下游快走幾步，將花朵攔截回來。

黃槿對於四季總是適應得很好，一年中經常翠碧如洗，生命飽滿。雖然只是平凡的花，可是我在這平凡之中，見到了內斂著的氣質，溫潤而又喜悅。並且，在我那多與草木相處的童年時光裡，黃槿花永遠是我最鍾愛，最依戀的花朵。

沉思和微笑

宋晶宜

拿一面鏡子照照自己，便不難發現人在沉思和微笑時最美。我們餓了就吃，渴了就喝，睏了就睡，這一切動作都是為了完成固定的目的而做，並沒有太多意義。

但是，當一個人支頤思念某人、思慮某事時，請不要打擾他，因為那一刻，他正為某人或某事而充實地活著。

沉思可以使人美化，例如一位癮君子為滿足菸癮而吸菸，和一位作家為尋找靈感而吸菸，兩者比較起來的話，後者的菸圈可能較美好。

我欽佩海倫凱勒，並不因為她在黑暗中的深刻體驗。她曾寫過一段話：「我曾與目光炯炯有神的人同行，但是他對海天、市街、書籍，似乎毫無所見。因此我覺得，與其是個能見而不能思考的人，倒不如只用心智在黑夜中摸索前進的人。世上唯一的黑暗，乃是無知和無覺。」

世上很少人不會沉思，只是常常不願去沉思而已。

有人說，照相的時候嘴巴發出「衣」或「西」的聲音，便像在笑。

如果你照著做了，的確，嘴巴是咧著的，牙齒也露了出來，但那並不很像「笑」。

如果你想著一則笑話，想到一個滑稽明星，想起一段趣事，你的心先笑，然後嘴巴跟著咧開，牙齒也會露出，鏡頭攝下來，那會是一張笑得很好的照片。

當你獨處時，多多沉思；當與人共處時，多多微笑。那麼，不要在乎自己的五官長得如何，你是很可愛的。

讚美

讚美是件非常有趣的事。它不僅是一種付出，同時也是一種收穫。當你覺得某人值得讚美時，你一定很希望對方能夠知道你對他的看法。這時候，衷心說出你的讚美，不僅會讓你覺得非常舒服，也會讓對方很開心。不過，這得有個前提才行，那就是只有真心的讚美才有用，虛情假意的阿諛只會惹人討厭而已。

這不應該只是紙上談兵而已，而是必須身體力行的一項功課。

每每看到他人的所做所為值得讚美，明明很想過去告訴他：「你做得很好！」或是「你很了不起！」可就是開不了口。我曾自問為什麼會這個樣子，幾經思索才悟出：我們對事物的讚嘆永遠不會吝惜，因為它們是客觀存在的主體，對我們不會產生心裏的負擔。

相反的，如果讚詠的對象是人的話，不管對方有沒有造成實質的威脅，在我們的潛意識裏會將他視為競爭對手，此時，因為不願意讓對方的鋒芒壓過自己，讓自己矮了一截，我們會吝於開口。

有了這層體認之後，為了突破心裏的障礙，此後不管走到哪裏，只要他人的表現值得讚美，我就強迫自己開口。因為我時常來往各大城市之間，旅館大廳也好機場也罷，都成了我實現此一美德的最佳場所，只要看到服務熱誠的人，我總是輕輕地讚美對方一句才會離開。

對於讚美，我們不僅要能施予，也須能誠心接受，不要老將別人的稱讚當成奉承或是挖苦。只有具有高度自尊的人，才能樂於接受及施予讚美。